

彭齡 編

曹靖華抒情散文選

作家出版社

彭 龄 编

曹靖华抒情散文选

作家出版社

曹靖华抒情散文选

编者：彭 龄

责任编辑：潘 静

责任校对：罗静文

装帧设计、作者画像：张守义

出版发行：作家出版社 电话：5005588转

社址：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

印刷：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

经销：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开本：787×960 1/32

字数：149千

印张：8.625 插页：3

版次：1988年11月北京第1版第1次

ISBN 7-5063-0139-3/I·138

定价：1.95元

作家版图书，版权所有，盗印必究。

作家版图书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目 录

一片绿叶(代序).....	姜德明 1
---------------	-------

永生的人.....	7
-----------	---

忆董老.....	17
----------	----

望断南来雁.....	22
------------	----

罗汉岭前吊秋白.....	29
--------------	----

安得一饮黄河水，九泉长眠愿已足！	43
------------------------	----

春风啊，把“亲切温存的细语”	
----------------	--

送到塔拉斯耳边！	51
----------------	----

忆梅园.....	61
----------	----

忆当年，穿着细事且莫等闲看！	69
----------------------	----

叹往昔，独木桥头徘徊无终期！	76
----------------------	----

智慧花开烂如锦.....	88
--------------	----

采得百花酿蜜后.....	96
--------------	----

不尽铁浪滚滚来.....	104
--------------	-----

无限沧桑话遗简.....	115
--------------	-----

好似春燕第一只.....	123
--------------	-----

雪雾迷蒙访书画·····	130
窃火者·····	136
“电工”鲁迅·····	147
小米的回忆·····	155
花·····	163
谈散文·····	167
到赤松林去·····	172
格鲁吉亚纪行·····	180
凭吊“新处女”·····	185
点苍山下金花娇·····	193
洱海一枝春·····	197
天涯处处皆芳草·····	203
艳艳红豆寄相思·····	206
风物还是东兰好·····	214
前沿风光无限好·····	221
深沪春意浓似酒·····	238
访重庆沙坪坝旧居·····	248
春温漾漾满清泉·····	254
故乡行·····	260
后 记·····	267

一片绿叶（代序）

姜德明

我同曹靖华同志结成忘年之交是在六十年代的开头，那时我去请他写散文的。

我从报上读了他纪念俄国诗人谢甫琴柯逝世一百周年的文章（是大会发言吧），兴奋之至。不客气地说，那时一般的纪念文章流行某种格式，大多是年表加空洞的概念，枯燥无味，而曹老一扫当时的八股，用“亲切温存的细语”介绍了一位农奴诗人，结尾处还唱起自编的诗来。凡是用心写文章的人，我以为对读者都是最大的尊重。

手捧报纸，我心激动。曹老的散文向我们吹来一股清新的风。是乌克兰草原上的风，也是虔诚的热爱祖国之风，同时字里行间充盈着我们民族文化传统的醉人气息。于是我从心里决定：“对，找曹老去！”

究竟是怎样叩开了他家的门，已然记不清了。只记得那正是三年经济困难时期，曹老在西颐年胡同的四合院里还养了鸡。朴实的主人象乡里的老汉嘱我：“自家的鸡下的蛋，带几个回去吧。”须知，那

时鸡蛋可是疗饥的上品啊。我当然婉辞了。但，此后每到曹老家，他总谦和地备点花生、酥糖之类来款友。最珍贵的该是曹老的译著了。他在送我的书上都签了名。

有一次，曹老突然送我十几本解放后出版的“五四”作家选集。我受之有愧，却之不恭了。我猜想，那是曹老到过我住的东四十条的平房之后才决定的。他是有意给我寒伧的陋室生辉了。曹老爱说我们是邻居，其实当时阿英、唐弢同志离我家更近些，他们亦曾光顾过寒舍。

也许这是我的一种偏见，我在读鲁迅先生的作品时，常常想到在先生所尊重的朋友当中，许寿裳和曹靖华的地位是比较特殊的。他们如兄如弟，又如师如友，开诚相见，了无隔阂。同曹老的接触中，我一再幻觉当年先生目中的伊人风采。好一个未名社的中州君子。我再三鼓动他写回忆中的鲁迅先生，他总是推拖地说：“这没有什么意思，不写了吧。”然而过了几个月终于写来了。

果然是动手之后一发而不可收，一个作者同编者的友谊也逐渐加深起来。这种友情一清见底，是令人感到愉快的。

我赞赏曹老的散文具有一种崇高的意境，大多数都自然流泻着革命思想和对社会主义祖国的热爱。这是曹老散文的灵魂。当然，这与标语口号又全无关系。从艺术上说，他的文风有个性，没有翻

译家的职业习惯，却半文半白，显出醇厚的东方味道。读下去可以使人陶醉在古朴典雅的氛围里。曹老没有发表过宣言，我看他对我国的古典散文用过功，也从“五四”新文学里吸取了营养。巧妙的是他把这一切揉成了一阵熏风，让你感到一种委婉和谐之美。

如果有人问六十年代初散文界的老作家有哪几位风格比较突出？我的回答是：秦牧、杨朔和曹老。有人在学杨朔，也有人在学秦牧，当然这都不是聪明人的所为，而曹老恐怕是最难学的了。只有曹靖华才能写出曹靖华式的散文来，别人是学不来的。事实上也从来没有一个专靠模仿他人而终于成功的作家。

曹老的事业和贡献，当然主要还在翻译方面，尤其是他在大夜弥天里介绍苏联革命文学，为人民立下了不朽的功勋。这是有目共睹，世所公认的。而在散文创作上，我敢说也是让人难以忘记的。多少年后，人们还会热爱他的散文。这是可以预料的。

那是一九七八年，我突然接到由岭南寄来的一片绿叶。真的是碧绿如洗，可以让人闻到一股林木的清香。这叶子形似两片，实际长在一起。这是曹老从广东从化温泉寄来的。他在信中说：

附奉此地盛开的紫荆(金)叶一枚，此花紫

红，遍地是花花世界，万紫千红。此叶传说是：两友极好，难舍难分。故曾分开了一点，但依依难分。故又名友谊树。真别有风趣也。

我没有到过从化，似乎也不曾见过紫荆树。不禁为曹老的情致所动。不是吗？摘一片叶子夹在书中，或是遥寄远方，这不是十几岁的小儿女们爱要的雅事！怎么，八十几岁的老翁仍然如此认真！我该把它夹在一本什么样的书里呢？

心如赤子的老人是值得人们尊敬的。我羡慕老人的天真。

其实，这一次他本来要冲向冰天雪地的。

“我从华北油田归后，寝食不安，一切准备妥当，赴大庆油田学习、访问。不意有关单位负责同志，亲赴家力劝‘胡天八月即飞雪’，应反其‘道’而行之，不但不能让六十多年的老肺气肿北去，且力促南来，先将健康巩固好了，待春暖花开时再北去。党和同志们的挚情感动了我，决然南来了。临行异常匆匆，所以，除家人及医师外，都不知道我的行止。到此，风光太迷人了，对之，只顾过屠门而大嚼，连信也顾不得写了。岂有他哉，如此而已！”（见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二十四日致笔者信）

就在这封信里，曹老不忘旧情，又讲起他在“文革”前出版的那本散文集《花》。他说：

拙作散文集的大半，均属西颂年为邻时您作我的“座上客”“聊”出来的。那时，大半个院子被紫藤罩起，西府海棠，紫、白丁香，争芳斗艳，我们陶醉在色、香美景中，您不禁吐露着：“动笔吧，莫辜负这大好春光啊”，这是“党”的“春光”呀！于是“聊聊写写，写写聊聊”，那结果便是《花》的大部分拙作。没有那“聊天”也就没有那小文了。

从我当副刊编辑那天起，我总清醒地记着自己不过是在读者和作者之间，当个普通的架桥工而已。曹老待人宽厚，他对一个经验不多的编辑给予过多的鼓励了。这使我受宠若惊，心神不安。

说来，曹老也是一位不甘寂寞的老人。地震的时候，曹老突然出现在我宿舍的五楼上。我急忙引他到楼下的抗震棚里小坐，怕万一有震情就担待不起了。粉碎“四人帮”的两年中，他曾到过福建、四川、华北油田。他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这正如“天安门事件”时，他何以一连三天三夜往那里跑一样的容易被人理解。想一想，安分如曹老这样的温厚长者，“四人帮”及其爪牙也不肯放过。就在“批林批孔”那阵子，文化部于会咏控制的写作班子“初澜”，

当时已写好一篇批判曹老散文集《春城飞花》的文章，把它当成毒草，说曹老是复辟资本主义的典型，是文艺界复旧势力的代表。这在他同年十二月十三日的温泉来信中也谈到了：

此地实在好。气候好、景物好、人更好！
医务及所有工作同志们，以无比骨肉之亲还亲的关切来对我医疗、维“修”，把我的不治之症加以大力扭转。情况是好的，以食量言，到此比京猛增一倍。此大堪告慰关切我的同志们了。这消息，要对我“专政”，从肉体上加以消灭的初澜之流，闻之恐要头痛欲裂了。让他们的狂头爆炸吧，我决然至少要替大好社会主义工作到二十一世纪！

时光在流逝，很多恶人的恶行劣迹渐渐被人忘记了。有的丑类却还在表演。愿我们记住曹老疾恶如仇的性格吧。

我把曹老赠我的一片绿叶究竟夹在哪一本书里了？怎么一时竟找不到……

啊，它永远夹在我的心扉里了。

一九八七年八月

永生的人

——怀周恩来同志

一九七六年一月八日，周恩来同志突然离开我们了！在这泪洒中华，普天同悲的日子里，我满怀从所未有过的沉痛心情，致函国家有关单位及邓颖超大姐，表示沉痛哀悼。十一日晨九时，持治丧委员会通知，到医院向总理遗体告别。之后，我一连几夜，孑然一身，在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周围徘徊，直至深夜，依依不忍离去。举目环顾，人海如潮，戴着白花，抬着花圈，从四面八方涌来。个个热泪涌流，泣不成声。整个广场，浸沉在呜咽中，天地似乎也在和八亿人民一道，同声哀泣！我被沉痛的魔掌，推入悲哀的泪海里去了！

纪念碑南边，是一片苍翠的松柏林，周围环绕着宽、高约一米的松柏围墙。人们到了这儿，向纪念碑默默敬礼，把胸前佩戴的白花摘下来，扎到松柏墙上，寄托自己的哀思。亿万朵白花，在松柏围墙上，迎风怒放。远远望去，俨然一阵暴雪，从上到下，把整个松柏围墙覆盖起来，苍天也在同八亿人民一起，痛悼我们的总理。举国人民，怀着真挚、

深沉、无比哀痛的心，仰天倾诉：“如可赎兮，人百其身！”

夜幕下，一片深沉悲哀的呜咽，笼罩着广场和大地。宇宙浸沉在悲痛中……

大半个世纪以来，从东到西，从北到南，我走了大半个地球，也见过一些国家领导人，甚至世界革命领导人的逝世，可是象总理逝世所引起的这种巨大的悲痛，却是有生第一次见到。

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亲密战友、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杰出的共产主义战士周恩来同志，离开我们了！广大人民不约而同地齐集天安门广场，表示自己的哀思。我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周围的花海中，徘徊、徘徊复徘徊，半生往事，如钱塘怒涛，澎湃汹涌，冲击心头……

一九三八年夏，国立西北联合大学，因战事吃紧，由西安迁到汉中。从此，落入中国反动派的魔掌中。“一二·九”学生运动以来，反动派处心积虑，妄图消灭抗日救亡力量而力所不及的，从此大可为所欲为了。

反动派法西斯组织CC，大刀阔斧地横压革命师生，革命师生，群起反抗。在这革命与反革命的搏斗中，我忽然得到电报，要我星夜赶赴武汉。我到武汉见到恩来同志。他满面笑容，精神振奋。一见面就抛开了一切寒暄，单刀直入地说：“国共又合

作了……现在需要翻译人员，你是北伐战争时期老翻译人员，大家都同意你来。你必须把一切工作放下，到武汉来吧。”

我答：“服从党的调派，决定到武汉来。不过，我不能不辞而别，得有始有终，回去把原工作安排一下，然后立即前来。”

总理同意了：“赶快回去，安排好就来。”

我回到汉中，立即被卷入反对法西斯统治的斗争旋涡中。CC的大员、伪教育次长由四川来到汉中，当面对我扣上在学生中“宣传与三民主义不相容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帽子，把我解聘了。这时正处于群众大反CC把西北联大法西斯化、横压抗日救亡，争取民主自由斗争的高潮中，大家无论如何不让我走开。斗争的结果，是反动派汉中警备司令用枪杆子消灭了西北联大。

我被解聘后，一九三八年底，带着一家四口，越过“难于上青天”的蜀道，到了重庆，到了我长期向往，日夜思念的“家”。

我一到“家”里，就见到了我久久渴慕、思念的恩来同志。他热情地说：“我全知道了，你被解聘了。那是早料到的事。阶级斗争嘛！你挖反动派的墙脚，反动派解聘你，这就是阶级斗争。最具体的阶级斗争。……”

他稍停了一下，接着说：

“被解聘了，没关系。中苏文化协会改组了，你

是改组后的理事，这是我们提名的，你就到那里去吧。你会俄语，这工具正用得着，在那里公开介绍反映十月革命和反法西斯的文艺作品吧，这对中国读者，对中国革命有用……”

在重庆期间，我住在郊外，每周三天在城，处理日常事务工作；三天在家，从事笔墨工作。

一九四一年初，皖南事变发生了，一时乌云蔽天，杀气腾腾。我一到协会，同志们即刻告诉我：“八路军办事处有要事，一连几天找不到你，赶紧去吧！”

我立即到了曾家岩八路军办事处，恩来同志开口就说：

“你上哪儿去了，一连几天找不到你……敌人举起屠刀了，局势紧迫，水陆空交通全被控制，其企图是要把在重庆的紧跟党走的文化工作者斩尽杀绝。近年来，咱们的人牺牲得够惨了，连一个也不能再牺牲了！目前条条道路，均被控制，走不出去了，你只有赶紧设法，就地隐蔽。此外别无善法，越快越好！”他还没待我回话，就又说：

“这是一包钱，带上赶快设法走吧。”

我好象晴天霹雳，心潮激荡，只字难吐。在中国反动派血淋淋的屠刀下，总理对同志这种情逾骨肉、无微不至的爱护与关切，天地间有什么语言能表达呢？！

我强自镇静了一下，说：“决然按照党的指示，

立即行动，就地隐蔽。但钱我不拿。党在政治上如此关切，我永世不忘，物质上我不能再连累党。况且当前党正处在被反动派封锁的极端艰难时期，敌后咱们的游击队，甚至连稀饭都喝不上，党正需要钱，我不能拿……”

总理没待我说完，就正颜厉色地说：

“你这是典型的旧读书人的洁癖，当然，世上所谓洁身自好，在某种情况下，不同流合污，是一个人的风骨，是好的。可是要知道，这是党的钱，党今天有这力量来照料大家，免遭意外牺牲。首先，你应该从政治上着眼，立即抛弃旧读书人的洁癖，决不能因小失大。否则，因为经济上受限制，一遇关键时刻，行动不便，遭到意外，大大值不得！闲话少说，局势紧迫，拿上钱，立即就地隐蔽。不拿钱，你今天就不能出这门……”

我的一颗心啊，要从胸膛里跳出来了。赶紧抱着钱，离开了总理。

两天后，我抱着钱又回来了。

总理一见面就问道：“安排得怎样？”

“一切稳妥，万无一失，必要时，立即就地隐蔽。”

总理不待我细说，忙追问道：“可靠吗？”

“完全可靠。”我把布置的情况细说了一遍，从面色看来，总理表示放心了。接着我把钱放到桌子上说：

“钱用不着了，否则，我决不拿回来。我有准

备，用不着。”

总理又叹了一口气，重复着前天的旧话说：

“你这人真难说，我看你这是读书人的洁癖在作怪。今后好好当心吧，不能因小失大，往往由于这种洁癖，政治上蒙受重大损失，那就悔之晚矣了！政治第一，对你首先要清除这洁癖，万不能因小失大，切记！”

在生死关头，总理这一番话，使我终生牢记。每当我思想上遇到了什么障碍，我立刻就会想起总理的谆谆教导，用这去克服它。

恋“家”之心，唯我独重。无论重庆的曾家岩，也无论南京的梅园，不知怎的，当年这“家”之所在，就宛如一个大磁场，我成了一星铁屑，紧紧被它吸引着。一有机会，就象神话中着了魔的人一般，不知不觉，两脚就向那儿移动了。一到“家”里，顿感一股热力，灌注全身。在中国反动派统治的严冬里，滴水成冰，心为之寒。这热力是多么需要，多么可贵啊！那里有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总理、董老，有对同志体贴入微、关怀备至的邓大姐……他们都是按具体情况，依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精神，将不同情况的同志，纳入革命大道的引路人啊！当年在“盲人瞎马，夜半深池^①”的景况中，这种引路，对革命

① 《世界新语》：“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比喻极端危险。